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六輯

中國音樂史論集
(二)

戴粹倫等著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出版社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六輯

中國音樂史論集
(二)

戴粹倫等著

版權不
所翻印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六輯

中國音樂史論集(二)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再版

定價新臺幣三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

戴粹倫等著

出版者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經銷處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七四號
電話：五五四七五九七
華岡書局

印刷者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中國文化學院
電話：八八六一四二
聯合出版中心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七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三五二五
電話：五五四八四五
中國文化印刷廠
臺北市濱江街二五〇號
電話：五四九六五八

中國音樂史論集(二)

目次

中國的雅樂	黃友棟	一—五
中國的樂舞	何志浩	一—三
中國音律的研究	莊本立	一—九
現代韓國樂	高子銘	一—三

中國的雅樂

黃友棟

序 言

從來研究中國音樂史的學者們，總是離開了生活去談音樂。典籍上的虛偽記載，挾持了他們的思路；傳說裏的無稽之談，助長了他們的成見；他們總認定這數項前提是可信的：

(一) 秦火以後，雅樂淪亡；故不可考。

(二) 雅樂的記載，幸賴周禮、呂覽、淮南子、史記等，存其鱗爪，堪藉查考。

(三) 隋、唐朝代，競尚新聲；此為雅樂衰微的原因之一。

(四) 歷代君主均有修訂雅樂之舉，而以清代成績最為優異。

其實，這數項前提，都隱藏着濃厚的成見，經過詳細的考查，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 雅樂之亡，只是由於它本身的拙劣，全然與秦火無關。

(二) 周禮、呂覽、淮南子、史記等書，其中大部份都是胡說。

(三) 隋、唐時，受到外來音樂的刺激，原是中國音樂的新轉機；可是，後來又給守舊的腐儒毀壞了。

(四) 歷代史志所載的『君三考訂雅樂』，全是自欺欺人的記載；清代所做，只是開倒車，實在是愚民的玩意。

中國歷代的儒者論政，一貫地讚美堯、舜，而斥責桀、紂。堯、舜是善的代表；桀、紂是惡的象徵。因為儒者認定，審樂足以知政（樂記），故對於堯、舜的音樂大章與韶，都極力褒揚；尤其是韶樂。（註：堯樂曰大章，大明天地之道也；舜樂曰韶，簡稱曰韶，言能續堯之道也。見白虎通，禮樂篇。）歷代相沿，韶樂便成為雅樂的理想標準。

孔子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說：『鄭聲淫』（論語）。歷代儒者，都根據了這些話，一致斥責鄭聲，甚至詩三百篇裏的鄭風，也要同罪並運。他們更把鄭、衛之聲，與桀、紂的音樂，暗會聯繫地去解釋，並詆為『亡國之音』。這個刻毒的罵人口號，後來更廣泛地，用以批評一切與雅樂不同的音樂。

既然歷代相沿，以雅樂為真；以後各朝君主，爲了面子關係，例要提出『復興雅樂』的政令，這便把數千年來的中國音樂，演成開倒車、落陷阱的悲劇。從來儒者所言，典籍所載，對此問題，總是偏見地不加深究；直使現代青年，在不察之中，受其愚弄而不自知。現在，讓我們以無私的態度，客觀的見解，重新考察這些問題，我們站在音樂教育的立場，重新認識中國音樂史上的演變，把那些錯誤的成見，一一糾正，爲便於討論，下文將分爲五章：

一 論『韶樂盡美盡善』

二 論『鄭聲淫』

三 論『亡國之音』

四 論『雅樂復古』

五 結論——生活的音樂

我們用音樂教育的眼光來批判中國音樂史，爲的是探求其目的癥結，以糾正今後的行徑。在以前的史學者看來，也許要驚爲叛逆；但，使他們震驚的，不是這些理論，而是事實中的真理。作者極其相信，只要讀者們屏除成見，必將欣然同情這裏的見解，且自動地爲之加以補充辯護。作者就這樣誠懇地時時望着讀者的指正！

一 論『韶樂盡美盡善』

論語有這樣的記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樂是否良好的音樂呢？這實在是個大疑問。可是，孔子既有這樣的讚語於前，後來的儒生，只好信服。而且，相傳謂秦火以後，韶樂已失，它本身好不好，便可以不必討論了。以後各朝代的雅樂，便以韶

樂爲理想的標準（即是說：君主要以虞舜爲模範），這乃成爲牢不可破的傳統習慣。

雅樂是怎樣的？

「雅」字的意義，是「雅者，正也。俗之反曰雅。不徇流俗曰雅，盛世之樂稱爲雅頌。」儒者所說的雅樂，是怎樣的呢？把歷代的論點，歸納起來，可以得到下列各項意思：

（一）雅樂是文德的象徵：

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記說：「樂者，德之華。」又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聖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又說：「致樂以治心者也。」治心的音樂，都是偏倚於「和、靜、淡」的一邊

孔子說韶樂盡美盡善，而武樂盡美而不盡善，何故？論語疏云：「夫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孔穎達註謂：「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顏師古，董仲舒傳註：「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慚德，未盡善也。」——儒者最高的理想，是「靜的文德」，不是「動的武功」；故其所尚的音樂，不是激昂鼓舞的，而是清淡平和的。宋，朱熹說：「大抵古樂多淡。」清，方成培取古代樂譜，披之管絃，說它「猶有雅淡之意，不甚悅時人之耳。」由此，可見古樂的性質，偏於靜、淡。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說：「君子聽樂以平其心，使心平德和。」呂氏春秋，大樂篇說：「形體有處，

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先王之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這說明只有心平德和的人，才有資格去聽音樂（雅樂）。

韓子，喻老篇說：「大器晚成，大音希聲。」這說明最好的音樂，不在其聲音之華美，而在其內心的德。因此，雅樂便變成不是用耳聽的音樂，不是聲音的藝術，而是德的象徵，它是屬於內心的而非感官的；不要激昂歌舞的熱情，而要清淡的平和氣質。它屬於超人的音樂，為聖賢哲人所聽，而不是生活的音樂。大眾對於這種音樂，只能瞠目結舌，莫明其妙了！（關於「無聲之樂」，另加詳論，在此不贅。）

（二）雅樂是先王所制的德音：

樂記說：「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返人道之正也。」於是，凡是古樂都要受擁護，以期再實現堯、舜時的治世之音。

杜佑，通典說：「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嘗為漢雅樂師，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典；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夢悉領之。遠考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變始也。」

「唐代以後，各朝均稱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樂為清樂，合番部者為宴樂。（見沈括，夢溪筆談。）雅樂便是最嚴肅的音樂：不准有所創作，不准有所增減，不准雜入外來的新聲，也不准混入民間的俗調

。它的唱法、奏法、樂律、樂器，都要根據傳統習慣，明太祖所諭，最足以代表這種精神：「夫制禮作樂，道統之傳，其本皆出於堯、舜之世。其言也，辭簡而理盡，不容添一字。如添一字以制禮，則其所制者，必非五典之禮。添一字以爲道，則其所爲者，必非執中之道。添一字以言樂，則其所作者，必非德音之樂。是故三本皆備於堯、舜之世。」（見朱載堉，樂律全書）

於是，羣以堯、舜之世的禮樂爲模範。各朝代之中，也有許多學者，看到古樂的缺點（或者樂律不正、樂器不良等等），偶因有君主之勢力爲掩護，遂得以創新的雅樂。可是，他們的方法與見解，都不健全；又因遭受同時的人所攻擊；於是那些新的雅樂，總是隨作隨廢。（宋代最足爲例，參看第四章，論「雅樂復古」，宋代的史實。）以後各朝，總是衆論紛紜，交相責難，「復興雅樂」便成爲太常樂官唯一的避難所。這種現象，更開了後來各朝「雅樂復古」的先路。

（三）雅樂是典禮所用的音樂：

儒者所說的「禮樂」，廣義說來，包含了法律和道德的意義；但在狹義說來，則只是指儀式所用的行動與音樂。「雅樂」的本意，是指「正式的音樂」，「朝廷的音樂」，「郊廟的音樂」；原限用於郊廟的祭祀儀式，朝廷的集會典禮。因以儀式爲重，音樂便漸成徒有形式沒有內容的鏗鏘之聲。史記：「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這樣的音樂，徒能演奏，而不知其內容，誠然是最貧弱的東西；根本不能稱爲「樂」，只足以稱爲「音」。從來它便是依附

儀式而存在，傳統下來，制氏只能奏樂，不能言其義，也是難怪。由此我們却可以明白，所謂雅樂，是有生命的音樂了。

朱載堉在其樂律全書說：「樂也者，節也。何謂之節？古人歌出，一聲之間，鐘磬各一擊；蓋象兩儀也。鐘磬一聲之間，春牘各四聲，搏拊各八聲；猶四象八卦也。琴瑟操縱，或三字句，或四字句，或長短句，或添或減，然不敢逾其節，所以謂之節也。」——試想，這樣的雅樂演奏，多麼呆滯！更用「兩儀」、「四象」、「八卦」來解釋，全然是神祕的啞謎，而不是用以聽賞的音樂。這是與大眾生活毫無關係的音樂，難怪大眾全不愛它！

雅樂有甚麼壞處？

雅樂不是實踐的音樂，而是空談的音樂，它只是神祕的啞謎，以「靜、淡」爲主要的氣質，用以象徵內心的德。這些音樂，不是訴之於感官的，而是要用理智去穿鑿附會的。如果它真是由偉大的哲人來演奏，也該只有偉大的聖賢，纔能聽得出它所涵的意思。惟其是時尚所趨，每個人都要冒充聖賢，每個人都煞有介事地，假裝聽得津津有味；從而又誇大描說，謂這些音樂何等奇妙，足以感動神祇，使百獸率舞。這班窮儒，根本便不是欣賞音樂。他們只是自信在欣賞音樂。大家裝模作樣，大擺其騙局，相沿而下，一直騙到現在。

其實，這個大騙局，早應該被拆穿的了。周朝的魏文侯，老實地對子夏說：「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

恐臥；聽舞、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樂記）——本來，這一問，直要使雅樂自省，發奮改善起來。可是，漢儒硬要捧起雅樂以壓低俗樂（即是新樂），不惜費力去顛倒是非，以掩人耳目。後來，班固撰前漢書，便這樣記載：「魏文侯最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辯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

齊宣王給孟子問他是否愛好音樂，他老實地答：「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卷二）這些話，害得孟子幾乎招架不住。後來只好勉強扯到「與民同樂，勝於獨樂」的結論去。（在此，我們立刻可以明白，愛好世俗之樂，乃能與民同樂；愛先王之樂，反與民遠離。雅樂，真是大眾所厭棄而獨爲儒者所維護的形式音樂啊！）

這兩位君主（魏文侯、齊宣王），真是老實，像拆穿了「皇帝的新衣」騙局的那個小孩子那般天真得可愛。這樣的坦白率直，早該拆穿了騙局，早該把雅樂發展向實際的新路去了；可是，那班腐儒，又硬爲之解說：「自此禮樂喪矣！」以後各朝代，都懼怕了這話，總要溯古尋源，復興雅樂。各朝史志，也都一口咬定「秦火以後，禮崩樂壞」，歸罪前人，以掩飾他們復興雅樂的失敗。

無論儒者怎樣捧雅樂，但雅樂本身却不爭氣。雅樂既淺陋不堪，傳統習慣又耽耽監視，君主們總不敢把它廢去。因此，各朝代總是照例設置雅樂的部門，而毫不重視它。唐代白居易的新樂府，也有很好的材料，可供我們參考：

立部伎

立部伎，鼓笛喧；舞雙劍，跳七丸，擲巨索，掉長竿。

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

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爲立部伎，擊鼓吹笛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

雅音替壤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圓邱后土郊祀時，曾將此樂感神祇。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

白居易這篇詩的自註，是「刺雅樂之替也——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之聲可知也！」白居易原是守舊性很強的詩人，他追懷着雅樂昔日的光榮，痛惜當時雅樂的衰敗；却總不細想一下雅樂本身的許多弱點。我們今日讀他這篇詩，只想看看當時（唐代）雅樂敗壞成什麼程度，而不是同情他的大聲疾呼；看來似乎辜負了他作詩的初衷了。

雅樂，不是實用的生活音樂，而是虛偽的形式音樂。

先王所制的音樂，是呆滯的，徒有形式的，只能用於祭祀，以欺神騙鬼；只能用於朝廷典禮，以欺君騙臣；對於實際的生活，可說是絕無用處。大眾所需要的音樂，是活的音樂；人們在生活中，要用它去增強工作的效率，用它去舒展胸中的抑鬱。他們要讚美大自然，要歌頌男女之愛；這是「生」的呼吸，而不

是「死」的悲歎。這種充滿生命力的音樂，自然要爲大眾所歡迎。明代，朱載堉說：「俗樂興則古樂亡，興奏火不相干也。」誠然，如果有活的俗樂，則人們還要那死的雅樂則甚？古樂之亡，不與奏火相干，却是真話。

其實，孔子以前，雅樂便站不穩。那時，民間的音樂，熱烈蓬勃，許多君主都歡喜了它。魏文侯、齊宣王，直至後來秦二世、陳後主、隋煬帝等等，都不約而同地歡喜俗樂而厭棄雅樂。這顯然是雅樂本身具備着許多毛病！

許之衡氏所著的中國音樂小史（商務，萬有文庫第一集）對於雅樂的種種考證，很有價值。書中第五章『歷代雅樂俗樂變遷之概觀』，把各朝概列爲許多個時代：

周——爲雅樂極盛俗樂沒興時代

秦——爲雅樂殘缺俗樂漸盛時代

漢——爲雅樂尙存俗樂日盛時代

魏至隋——爲雅樂俗樂雜亂時代

唐——爲俗樂大盛雅樂混入俗樂時代

宋——爲樂律紛更雅樂難復時代

遼、金、元——爲雅樂俗樂混亂殘缺時代



明——爲雅樂式微雜用俗樂時代

清乾隆以前——爲修明雅樂時代

乾隆以後——爲俗樂淫哇時代

許氏也是袒護雅樂的學者。他引據了許多史實爲證，說明周代以來，中國樂壇上，雅樂與俗樂不斷地抗衡，漸次演變；終於，俗樂勢力雄厚，取雅樂之位而代之，敘述之下，頗有嗟嘆之慨。難爲他替各朝代，編排得這麼齊整的漸層變化，上列的劃分，原是十分齊整的；其唯一的錯誤，便是假設周代或周代以前，是雅樂勢力勝於俗樂。其實，雅樂從來都未曾得勢。雅樂全然不是俗樂的敵手！各朝史志的修訂雅樂，只是粉飾昇平的虛偽記載。孔子昔日提倡雅樂，讚美韶樂；但他不得其位以行其志，有心無力，也是無可奈何。直至後來，他的門人漸漸得勢了，便努力挽救此狂瀾，要實現孔子的主張，於是提出了『鄭聲淫』、『亡國之音』等等作口號；累得各朝君主，不論真心假意，也都少不得要把雅樂的招牌捧出來，敷衍歷史的記載。

清代樂家徐新田說：『俗樂雖俗，不失爲樂；雅樂雖雅，乃不成樂。』（管色考）這真是爽快而評語。

現在，我們可以結束數句：雅樂是死的，沒有生命的音樂。只適於哲人們裝模作樣地用作嘮語去猜，而不適於大眾真地用來聽賞。由此便可曉得，韶樂既不美，亦不善。孔子說它盡美盡善，只爲誇揚堯、舜

的賢德而已，多謝史學家們的精細考證，告訴我們：『堯、舜之治，不過是儒、墨的政治烏托邦。』由這有力的結論，便也連帶否定了『雅樂盡美盡善』的話了。

二 論『鄭聲淫』

孔子說：『放鄭聲，遠佞人。』又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後來，孟子又補充說：『惡鄭聲，恐其亂樂也。』——從這些話看來，我們立刻可以明白：遠在周代，雅樂與鄭聲便互相抗衡，而雅樂無法立足。雅樂之站不穩，自有其許多原因（見前章）；鄭聲的勢力如此雄厚，也有它許多緣故，我們既知雅樂，也該細察鄭聲。

孔子是個睿智者，他誠然是個極度敏感的人。他從樸素的韶樂中，領略到至上的德音；他在鄭聲裏，發現到享樂、頹廢、墮落等等危險因素。但一般人並不如他那般敏感。如果強迫大眾與鄭聲隔絕，到底得不到大眾的諒解。民衆們既不明白，君主們更不明白。孔子懷着一番好心，從事『正樂』的工作；但並無多大效果。宋儒馬端臨說：『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清，乾隆撰律呂正議後編，也說：『按史言孔子正樂，而孔子不得位，未嘗有所制作也；其言亦門人弟子述之，未嘗自著也。』以後各朝儒者，便都遵奉孔子的遺言，不從事實際的音樂改造，而只空談雅樂之崇高；對於與雅樂相反的俗樂（鄭聲只是其中之一），硬用一個『淫』字罵住。更有不少好事的腐儒

，推波助瀾，捏造了許多神話故事，使人們相信俗樂是『亡國之音』（見下文第三章）。積習相沿，民間音樂便被歧視了。

鄭聲是怎樣的？

鄭聲究竟是什麼樣子的音樂呢？且讓我們從它的唱奏方面及歌詞方面，把它詳細分析：

（一）從唱奏方面觀察鄭聲：

左傳：『煩手淫聲，怡墮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從這話看來，可知鄭聲的奏法，較雅樂爲複雜，故謂『煩手』；曲詞較雅樂爲華麗，所謂『聲過於文』，故謂『淫聲』。（注意：這裏所謂『淫聲』的『淫』字，並非『淫亂』『姦淫』的『淫』字，『淫』字的原來意義，是『太多』之意，我們必須留心及此。）這種音樂，因其爲複雜、華麗，使人聽了爲之興奮，故謂『乃忘和平』。雅樂所要求者，是靜而淡，以之忘欲；故儒者對於鄭聲，當然大不滿意了。國語記載單穆公的話，可爲代表：『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散而德之，則歸心焉。』——聽樂不可興奮，只要靜，乃是雅樂的要求；鄭聲正與此相反。儒者因此不能不極力反對鄭聲了。

白虎通說：『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踴躍之聲以相悅憚，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注意：這裏把『淫色之聲』提出來了。）所謂『鄭國之聲』，意謂『行而不進